

TAO HUA XI DE XIAO SHENG

# 桃花溪的笑声

苏德祯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 桃花溪的笑声

苏德祯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 桃花溪的笑声

苏德祯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钦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7.75印张 170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63-1589-9/I·360 定价：3.60元

# 从《花山靚女》到 《桃花溪的笑声》

——序

· 蓝怀昌

作家需要坦诚。有了坦诚，便有了坦诚的文学，便有了坦诚的力度。

几年来，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引起人们思索的现象：无论是写爱情，无论是写家庭锁事，无论是写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生活误区，都有一种实实在在地展示人之生存的本相。痛苦、奋争、失败、选择、理想……都得力于作家坦诚的心灵感悟，提示人生存在去作正确选择，这便是一种深度。

去年春天，德祯同志送给我一本中篇小说集《花山靚女》。作为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目前世界上已经出版了多少部，大概很少有人说得清楚。然而，德祯的中篇小说集是在一种艰难的情况下问世的，毕竟有自己的价值。于是，读完了它。出版者对这部中篇小说集给予恰如其分地评介。比如在《三色堇》中，“女作家和著名画家相爱二十多年，彼此却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二十多年后的另一对恋人又将重蹈覆辙。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对传统世俗进行冷静的抨击。”抨击此种心态，无疑是对改革开放的心态有益。在《送你一双爱眼》中的那位青年画家唐珂在一次野外写生时，偶然见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在沐浴，不禁画了一幅速

写。于是唱出一曲缠绵悱恻的爱情之歌，委婉动情，催人泪下。总之，这一组爱情中篇小说，包括《花山靓女》和《北京来的检察官》等，都在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爱与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世界。

在广西的作家队伍中，苏德祯同志尚属青年作家之列。他对于生活、艺术坦诚的追求精神是可贵的。“我要在我的笔下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可以进入世界艺苑的艺术作品”（《送你一双爱眼》）无疑也是作家本人的心声。然而，整整一年时间，我总感到这部中篇集似乎缺少了点什么。事情是很巧的，到了今年春天，德祯又送来一本短篇小说集《桃花溪的笑声》校稿，并约我写个序。看罢校稿，我便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德祯的小说创作，从《花山靓女》到《桃花溪的笑声》给人一种坦诚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两集作品中互为补充。从而使作品达到一种境界而令人思考。

作家不在于写什么，重要的是怎么写。爱情题材作为人类生存之永恒中的一个重要结构而永恒，在中篇集与短篇集都有展现。但前者的外向性与后者加重于内向性的揭示人生之痛苦，便趋向更加成熟。在短篇集《桃花溪的笑声》中，无论是《他们追求幸福》中的郑瑜、苗秀、婷婷；或者是《男人之间》里的李大龙、朱万盛；《梦醒》中的妻子与“我”，作家都试图坦诚地探索人生中的误区以及由于这种误区可能产生的悲剧而发出一种信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国家需要稳定，人民需要和谐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信号的出现，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苗秀是个有如美神一样风采的姑娘，“在幽幽的月光下，她那比得上奥林比斯山的女

神的双肩，宛若象牙雕成的丰满的肩膀，半裸的、结白的胸脯，显得优美极了……。”然而，这个曾经给过郑瑜以“满足”、“幸福”、“最幸运”的女人，当婷婷出现在郑瑜面前之后，这个家庭便滑到了悲剧的边缘，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作家以坦诚之心，扭结成一个弯弯的问号，让读者在读作品的过程中，作一次创作。末了，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并看到了人性误区里的那一盏红灯。在作品中，作家无须回答那个弯曲的问号，但谁都确认同时获得了让人生正确地去选择的答案。这是一种坦诚的成熟。

如果说作家在《花山靚女》中所展现的是一个爱与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世界，那么在《桃花溪的笑声》里，便是更加深刻地对社会问题的探索与人性弱点的提示，给人类更加冷静地去思考而有益于辉煌的人生。《铁骨仙》中的铁骨仙，《老磨》中的守磨老人，《不尽的忏悔》中七叔和他的儿子，作家无不以坦诚之心去揭示这一群人中的心理弱点。对于这种弱点所给时代带来的遗憾，从而让人们去选择一种强壮的、健康的生命力。这便是作家难得的悟性。

从梦境走向现实，有时只在瞬间。然而要把梦幻变为现实，却要经历十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作家是在那个“河边有绿茵茵的稻田，有甜腻腻的蕉林，有舞姿弄影的竹丛，白鹤伴着牛群在草地上悠然闲步”中追着小河的浪潮度过他的童年生活的。童年的作家对生活已经有了坦诚的追求和迷恋！而当他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时候，生活便又给予他坦诚的报答，让他把梦幻变为现实。这便提示了我们做小说的一代年青人：作家需要坦诚的生活，生活就需要坦诚的作家。

一九九二年三月于邕城

# 目 录

|                           |         |
|---------------------------|---------|
| 从《花山靚女》到《桃花溪的笑声》——序···蓝怀昌 | ( 1 )   |
| 他们追求幸福·····               | ( 1 )   |
| 男人之间·····                 | ( 21 )  |
| 爱·····                    | ( 40 )  |
| 彩霞·····                   | ( 65 )  |
| 桃花溪的笑声·····               | ( 81 )  |
| 儿子婚事·····                 | ( 86 )  |
| 梦·····                    | ( 96 )  |
| 梦醒·····                   | ( 114 ) |
| 琴声·····                   | ( 119 ) |
| 心事·····                   | ( 135 ) |
| 寻找·····                   | ( 142 ) |
| 招工·····                   | ( 160 ) |
| 旋涡·····                   | ( 173 ) |
| 夕照叠翠河·····                | ( 194 ) |
| 不尽的忏悔·····                | ( 210 ) |
| 铁骨仙·····                  | ( 219 ) |
| 淘金者·····                  | ( 231 ) |
| 老磨·····                   | ( 239 ) |
| 后 记·····                  | ( 247 ) |

# 他们追求幸福

郑 瑜

我失眠了。

窗外，一弯月牙儿悬在高空，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夜空中，把一些软光儿轻轻送到屋里来。

我看了一眼身边的妻子，她睡得很甜，嘴角挂着甜甜的笑意，似乎在做一个美好的梦。在幽幽的月光下，她那比得上奥林比斯山女神的双肩，宛若象牙雕成的丰满的臂膀，半裸的、洁白的胸脯，显的优美极了……

我曾经是美术学院的高材生，我的油画《幸福》参加过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并获得了一等奖。学院里几位在全国均有名气的教授都预言，我将是画坛上兴起的甚有希望的新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然而，一年多来，我却沉醉在家庭的幸福中，我的创作几乎停顿下来了。我摆不脱妻子那种多情的纠缠，我甚至没有画好一幅人物素描。在我的心中，事业已被温柔多情的妻子代替了；追求的热情已被家

庭的温暖和幸福所冲淡。每当我回到这个家，每当我抚摸着怀里的妻子，每当我享受着人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的时候，我都会产生一种满足感。

我的骄矜，我的满足，我的幸福，恍惚是同我的妻子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别人对我们的羡慕、嫉妒、评价是相互映衬的。我们的结合，人们都认为是“男才女貌”，是“天作之合”。她是人们公认的“模范妻子”，而我则是最幸运的男人。

然而，如今，这一切在我的面前忽然都变得轻淡模糊、虚无飘渺、不可思议了。我感到不满足，甚至感到空虚。就像一些欧美的人生活在物质丰富的社会里，精神上却是空虚的一样。这种感觉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妻子醒了，她睁开了美丽的双眼，疑惑地望着我。

“您……怎么啦？”她忧虑地问。

“没……没什么……”

“您一定有什么心事瞒着我。”

“你……想到哪里去了？”

“不，您的眼睛告诉了我。别瞒我，好吗？是不是我惹您不高兴了？”

我犹豫了，怎么回答她呢？

## 苗 秀

我真捉摸不透，他到底有什么心事？

晚上，他没有按时回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九点钟已

经过了，还不见他回来。我有点急了，打电话到学院里找他，传达室的张老头说他下午到展览馆参加全省美术作品展览颁奖大会，五点钟已经散会了。我更急了，散会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他会到哪里去呢？

当我急得快要哭了的时候，他回来了。我惊喜地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热烈地在他的脸上、唇边吻着，激动异常地说：“亲爱的，您到哪儿去了？真把我急死了。”

可是，他却冷冷地站着，一言不发，脸阴沉沉的有点怕人，目光变得冷漠、陌生而又有点恐惧。我吃了一惊，摸摸他的额头：“您……怎么啦？是不是病了？”

他拨开我的手，微微地摇了摇头。

“是饿了吧？”我端出焖在锅里的饭菜。

他还是摇摇头，默默地走进了卧室。

这间屋里第一次失去了欢乐。结婚一年多来，荡涤这种不愉快的经验，对于我，几乎等于零。真的。

我们是没有经过正式恋爱而结合的，书上说，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但是，在这个家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缺少幸福。从结婚的那一天起，我们这个家就是一个温馨的小天地，窗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心绪。有时我们偎依着，神往地描绘未来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像他，还是应该像我？取什么名字好听……

我恪守母亲的遗训：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以争强好胜的，能做个贤妻良母就满足了。在家里，我为他和家务所花的时间，往往比我在医院里工作的时间还要长。而我素来把它视作自己应尽的本分。当我默默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即

使他在家里闲着，不到绝对分不开身的时刻，我也不会轻易喊出“瑜，帮帮我”这样一声的。

我知道，在我的身上说不上有什么坚定的信仰。我在丈夫的面前流露的只是温良柔顺，温良柔顺得几乎失去了自己的主张。但我觉得，一个女人需要什么主张呢？特别像我这种在大山沟里长大，读书不多，见识少的女人，还能干什么呢？我深知一个男人的粗疏，不懂柴米价，甚至不懂寒热。而这一点理应由妻子来弥补。而妻子所缺乏的，可以由他来充实。能够这样理解我们的结合，就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

可是，他为什么不满足呢？难道说，他不爱我吗？

## 郑 瑜

我真的爱她吗？

是的，我和她的结合，完全是遵母之命。

她是我的母亲工作的那个山区县城的一位老中医的孙女儿。她救过我母亲的命。

二十多年前，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被下放到那个山区县城里。十年动乱中，父亲死在批斗台上。母亲因为画了一幅《荷花魂》的国画，被说成是为右派歌功颂德。造反派把她剃了阴阳头，游街、批斗、打得死去活来。那天夜里，她被押回家时，已经不省人事。那时，我远在一个山村插队，她身边没有任何亲人。造反派不准邻居给她送饭送水。最后，是她的学生——苗秀偷偷从后院爬了进去。把她

背了出来，藏在她家的阁楼上，又和爷爷用草药救了她。

因此，母亲就像前世欠了苗家的人情，这辈子当效犬马之劳，结草衔环以报。不久，苗大爷病危，母亲像亲生女儿一样服侍他。苗大爷临死时，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哭得泪人似的苗秀，就是不肯闭上眼睛。

母亲似乎窥见了他的心思，俯近他的耳边噙哽着说：“苗大爷，你放心去吧，苗秀就是我的亲女儿。如果将来她愿意，她就是我的儿媳妇……”

苗大爷终于带着欣慰的微笑与世长辞了。

就这样，苗秀成了我们家中的一个成员。父亲和母亲的冤案平反后，她到县医院当了护士。她只比我大两个月，我叫她姐姐。我爱她，尊敬她；她也爱我。但那只是姐弟的情谊。我从来不把母亲在苗大爷临死时说的话当真。

一年多以前，当我将要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到家，母亲已经被送到了医院。当她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紧紧地拉住我和苗秀的手，脸上露出了艰难的微笑，说：“瑜儿，你……你要答应我，你……你和苗秀的事。妈本来打算等你毕业后才……才提的。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妈妈……”我心慌意乱了起来。

“瑜儿，”母亲的脸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苗秀是个好姑娘，她和她爷爷救过我的命，妈妈这一辈子无法报答她了。希望你替妈妈来报答……”

“妈妈……”我不知所措，扑在母亲的身上，想说什么。但我一看到母亲严肃的、痛苦的脸，我又说不出来了。我偷偷地膘了一眼苗秀，她双手掩着脸，两肩不断地抽动

着，她哭了，很伤心。我既无法答应母亲的要求，也不忍心看到母亲和苗秀痛苦的样子。我踉踉跄跄地奔出了病房。

晚上，母亲的生命已经处在垂危的时刻，我和苗秀守在病床前。母亲从昏迷中醒过来了，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望着我和苗秀，眼神呆滞。她想说话，可嘴唇翕动着发不出一声声响。她两颊的肌肉颤抖着，眉峰颤抖着，看得出，她万分痛苦。她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我和苗秀。

我看着她那直勾勾的目光，心里忽然颤抖了起来，我想起了苗大爷临死时的目光，想起了母亲对我提出的要求。啊，也许，这是母亲在弥留之际提出的最后要求了。该不该满足她呢？

我理解母亲，按照她的标准，苗秀是一个好媳妇。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具有中国妇女的一切美德：善良、贤慧、勤劳。如果在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的。可现在，我的心已被另一个人所占有，她是我在美术学院的同学。虽然我们都没有明确表示过什么，但那只是一层薄薄的窗纸，只要稍稍一点就透。

“妈妈——”苗秀在悲痛地哭叫着。

母亲的双目深陷在眼窝里，目光已经不能集中了，仍然巴巴张望着，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只听见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

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我的心像被万箭穿透。我矛盾着，痛苦着，犹豫着。似乎有两个“我”在心中争辩——

“你就答应母亲吧，让她闭眼吧！”

“但是，我毕竟没有……爱……”

“那么，你能忍心让母亲痛苦吗？”

“不，如果她知道我的心，她会原谅我的。”

“可是，她已无法知道你的心。那么，你心中的那个人真的爱你吗？她向你表示过吗？”

“……”最后的“我”终于无法回答了。

我毕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从懂事起，我就开始分担母亲的忧愁和困苦。母亲的话，我从来没有违背过。如今，母亲那盏灯的油已经熬干，我还有什么代价不愿为之付出呢？我的心软了，终于俯下身子，贴着母亲的耳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说：“妈妈，我听您的话，我答应您，您放心吧……”

母亲带着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终于，我和苗秀演出了人类生活中必经的一幕：结婚。她从山区县城的小医院调到了省城一家大医院。结婚以后，我发现，她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她没有政治上的狂热，不讲求服饰，不追求虚荣，也不是我常见的那种对钱财充满了世俗观念的姑娘。她白皙的皮肤，温顺平和的眼色，对人世没有什么侈求的态度，娴静而庄重的举止，逐渐成为生活中美的基调……

窗外，下弦月已经西沉，远处的星星一闪一眨的，是那样的令人神往。这是夜间最幽静、最深沉的时刻。以往，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可现在，是什么扰乱了这种宁静和幸福？

## 婷 婷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扰乱别人的宁静和幸福，倒是别人曾

经搅乱过我那恬静的心绪，而最后让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现在，这座以风景优美而名扬天下的南方城市，以它特有的姿色迎接了我这个初离家乡的游子——一个正被吹捧为画坛升起的新星的美术工作者。不久前，我的一幅油画《生活的主弦》被选送到英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美术展览，并获得了奖。这是我几年来探索、追求的结晶。于是，我一下子变成了“新星”而被推上了这次全省美术展览授奖大会主席台。当我被大会主席介绍给全体与会者的时候，我在热烈的掌声中，熙熙攘攘的人海中，突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会后，我们相遇了，久久地对视着，两人的目光都含着复杂的感情。

“婷婷……”

“郑瑜……”

“祝贺你！”

“谢谢！”

我们默默地走到了美术学院后面的那条幽静的小河边。

夕阳隐去了，云和雾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层次分明地守看各自的地盘。陡然，过去的一切被记忆绳索牵引出来……

——“这片林子，太阳出来的时候，鸟儿醒了，喳喳叫，好听哩。你的画没有鸟，很静。有鸟就好了——就有了声音。”他给我指点着。我在朝霞中加上了几只飞鸟。果然，画儿活了，这几只飞鸟使画面的树林里响起了一片活泼的鸟叫声……

——“凌晨，不是所有的山头都很亮，太阳只照亮最高的一座山的山尖，别的山是灰颜色的，或者是蓝颜色的。”这

个性格深沉的人，有着画家的天赋：他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你知道莫奈吗？他的《日出》，……哎呀，那晨雾，太阳，水波，那色彩，光斑，真美……”这一点当然不需要他的指点，倒是我，很快成了他心目中的活字典，知识的仓库。我在省城里读到的书毕竟比他在那大山沟里看到的。我们常常喜欢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到这条小河边相聚。他给我讲山里的故事、传说；我给他讲达·芬奇、莫奈、罗梭、列宾，讲《最后的晚餐》、《纺纱女》、《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渐渐地，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异常的光彩，像一股灼热的火，虽一闪即逝，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我也发觉自己的感情起了某种变化，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希冀。可是……

“婷婷……”

他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真羡慕你，你太幸福了！”

“是事业，还是生活？”

“当然……都包括。”

“可是，你知道吗？我还是孤身只影。”

“怎么？你不是已经有了朋友吗？”

“可是，我离开了他。”

“为什么？”

怎么回答他呢？我的心情陡然黯然下来。我默默地瞟了他一眼，一年多的时间，他似乎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再不是当年那虎生生的样子了，脸上的肉多了，白了，身子发胖，那曾经像火一样灼热和明亮的目光，变得有点淡漠与倦怠。

猛然，我的心底翻起一股苦水。

一年多前，当他突然离开我，又突然同苗秀结婚的时候，我为此痛苦了好一阵子。虽然，我们谁也没有互相明确表示过什么。但是，他确实我的心里占了很大的空间。失去了他，我的心便空了一部分，一时拿什么也填不满。好在我们很快就毕业了，我离开了他，到B城画院工作。时间一长，我对他的思念也就淡薄了。

然而，我们毕业又见面了。他的那个“为什么”，我可以回答他。但是，他能理解吗？

## 郑瑜

我理解她，是从了解她的遭遇，她的身世开始的。

她的父亲是一个画家。他在一幅幅油画上耗去了自己的心血，肩胛上的肌肉萎缩了，使本来一个满脸红光、生气勃勃的青年人变成了行动迟缓、目光呆滞的干瘦的小老头。母亲原是市歌舞团一位漂亮的舞蹈演员，她和他从恋爱到结婚，时间都很短。她很羡慕他的名气，她以为艺术是崇高的东西，一定很有乐趣。可是才过了几年，发现这种结合是一种误会，画油画原来是这么枯燥、乏味，一点没有乐趣。而他似乎一点不懂得生活，不能像别的温柔体贴的丈夫，在星期天挽着妻子的手臂、牵着女儿的小手。在花香芬芳的公园里散步，到第一流的影剧院看戏看电影……他什么都不会，只会在屋里不停地画、画。后来，他们终于闹翻了，她丢下